



二、（破前际之未生）分二：一、过去现在我非他体；二、现在我非新生。

一、（过去现在我非他体）分三：一、过去现在我中无有他体；二、总说他体之过；三、别说不观待之过失。

一、（过去现在我中无有他体）：

过去我不作，是事则不然；

过去世中我，异今亦不然。

过去世我不生不合理，过去世的我和今世的我相异也不合理。

前面讲过去世有我不合理，现在讲过去世无我也不合理。

“过去我不作，是事则不然”，“不作”即不生，过去世的我不生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“过去世中我，异今亦不然。”过去世的我和今世的我不是异体（虽然三、四两句可以和前两句并列理解，但我们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观点，把这两句作为前两句的原因来解释）。其实过去世的我和今世的我并不是异体，如果是异体，那么在过去世中就没有今世的我，这样我就无法感受前世的业报了。但自作自受是名言的规律，所以二者不是异体。既然前后世的我不是异体，现在的我又存在，这就说明过去的我不是不生。

前面讲过去世的我不是今世的我，此处却讲不能说过去世的我不是今世的我，这两种说法表面看来完全矛盾，但实际上并不矛盾。从胜义角度讲，由于一切万法是空性，所

以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；从世俗的角度来讲，由于前后世的我是一个相续，所以不能说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。

既然前后世的我不是异体，那么说我在过去世和石女儿一样从未产生就不合理。关于过去我不生不合理，这里只是以前后世的我不是异体来抉择，下面还要具体说明。所以，千万不能承认过去世我不存在。这里的对方多数是有实宗，是有实宗就应该承认因果不虚、前世后世，所以从一个相续的角度来说，过去世我是存在的。

二、（总说他体之过）：

若谓有异者，离彼应有今，

与彼而共住，彼未亡今生。

如果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有异，则有三种过失：离开过去的我有现在的我；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共住；过去的我还没有灭亡，现在的我却产生了。

本颂进一步阐述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为他体的三大过失。在名言中可以说：过去的我如何，现在的我如何，未来的我如何，这种假立的他体中观宗也不会破斥，中观宗所要破斥的只是真实的他体之我。

第一个过失是：如果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是真实的他体法，二者本质不同，那离开过去的我也可以有现在的我，也就是说，不需要依靠前世的我也可以有现在的我，但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情况。其实每个众生都是受前世业力的支配而来到今世，离开过去世的我，今世的我根本不可能产生。

第二个过失：如果前后世的我不是异体，那就可以像瓶子和犍槿一样在同一时间存在。瓶子和犍槿是异体，可以同时安住；天授和慈氏是异体，可以同时安住；过去的我和

现在的我也是异体，自然也可以同时安住。但这并不合理，因为前世和今世是一个相续，所以同时存在不合理；如果可以共存，那就有今世的人和前世的牦牛共存的过失。

第三个过失：如果前世的我和今世的我是他体，那么前世的我不必死亡，今世的我也可以产生。《明句论》讲：比如，前世是天人今世是人，由于前世和今世的我是异体，所以天人不必死亡，人也可以产生。但每一个众生都是在前世死亡以后才来到后世的，所以前世的我和今世的我是他体的观点不合理。

三、（别说不观待之过失）：

如是则断灭，失于业果报，

彼作而此受，有如是等过。

这样便有断灭、失坏业果报、他人作业而此人受报等众多过失。

如果今世的我不观待前世也可以产生，那就有断灭的过失。因为前后世的我完全不同，所以在今生的我和五蕴上，前世的我和五蕴一点也不存在，这样前世的一切就断灭了；再者，佛教讲因果不虚，如果前后世的我不同，那就失毁了前世所造的业；然后，还会有他人作业而此人受果的过失，因为既然前后世的我不同的他体，那前世我的善恶业就要由另一个补特伽罗来感受了。除了这些过失，还有“等”字包括的众多过失，如前世后世等三世因果不存在，回忆前世不合理。若谓前后世的人我虽然质体相异但相续为一，所以无有上述愆尤。答：这种说辞也是不应理的，因为与质体相异的相续是无法成立的。

二、（现在我非新生）：

先无而今有，此中亦有过。

我则是作法，其生亦无因。

如果现在的人我是前世没有而今世新生的，这也有过失：我是所作法，我的产生成了无因。

如果认为今世的我在前世决定没有、今世才重新产生就有两大过失：

第一、今世的我成了所作法。如果今世的我在前世不存在，那今世的我就成了新生；不仅前后世，如果今天的我在昨天没有，那今天的我也是新生；乃至，如果后一秒钟的我在前一秒钟不存在，那后一秒钟的我也是新生。我是新生就成了所作法，是所作法，我就成了刹那无常性；而轮回也就有了开端。这种说辞与世尊所谓的无始轮回之说相违，这是第一个过失。

第二、我的产生成了无因。如果我在前世决定不存在，现在的我是新生的，那我就无因生。今世的我本应来自前世我这一近取因，但前世中我并不存在，那今世的我只能是无因生了。但无因生的观点是极其低劣的，全知麦彭仁波切说过：顺世外道的观点最低劣，他们连我们亲眼所见的因果也不承认，认为一切法是无因而生，这是最低劣的。以现在的话来说，无因生的观点是最“蠢”的。汉文很有意思，“不”和“好”结合起来就是“不好”——“蠢”。

《释量论——成量品》云：

乃暂时性故，证实苦具因，

无因不待他，故成恒有无。

本科判是“现在的我非新生”，意思是说任何众生都绝非新生。现在有些人很愚痴，他们认为“克隆绵羊”是新生的众生，我在《佛教科学论》中从现代科学和生命学的角度对此也作过分析，说明克隆绵羊并不是新生的众生。

三、（归摄）：

如过去世中，有生无生见，

若共若不共，是事皆不然。

如是可见，过去世中人我产生、不产生、二者兼具与二者皆非的见解都不合理。

通过以上的观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在过去世中，人我有生、无生、二者兼具与二者皆非都不成立。首先，过去世中不可能有今世我的产生，因为过去的我并不是今世的我。其次，过去世没有现在我的产生也不合理，这有失坏业果等过失。再次，过去世中我生和不生共存也不合理，因为这两者就像火和水一样互相矛盾，不可能有共存的机会。最后，过去世中我生和不生二者皆非也不合理，这和第三种情况相同，矛盾的缘故也无法共存；所遮的过去世中我生和不生共俱不成立故，遮止共俱的——过去世中我非生和非不生的二者皆非也不成立。

可能有人已经糊涂了，既然过去世的我存在不能说，不存在不能说，二者共存不能说，二者皆非也不能说，那到底该怎样安立我呢？中观宗认为，所谓的我就是缘起假立之法。佛陀已完全通达了包括“我”在内的一切内外、粗细缘起法，而凡夫只能了知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名言假象，对于胜义的空性以及深广的缘起法根本没有能力了知，因为凡夫的分别念有很大的局限，就像只能看到 100 公里远的望远镜根本看不到几千万公里以外的世界一样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借助佛陀的“望远镜”来了知万法的真相。在整个世间，真正能以甚深的缘起空性法门点亮众生智慧明灯的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因此龙猛菩萨在本论的开篇和结尾，唯一以佛陀宣说了缘起正法而向佛陀顶礼。

能够听受中观确实是前世的福报所致。世间有很多高等学校，但人们在这些院校中学到了什么呢？无非是如何发财，如何击败对方……这些东西只能增长贪、嗔、痴，现在读中学可能一年要花一万元左右，读三四年高等院校下来花的钱就更多了，但学到的知识

对自己的今生来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。而大家学习中观完全不同，不但不需要花这么多钱，而且对自己的今生来世都有极大的利益。因此，值遇如此甚深法门的人应该生起无比的欢喜心。不过有的人遇到比黄金还珍贵的中观法门也觉得无所谓，以这样的心态混下去，结果会怎样也很难说。

二、（破依后际而安立之生等四见）：

我于未来世，为作为不作，

如是之见者，皆同过去世。

人我在未来世产生、不产生、二者兼具与二者皆非，这些见解和依过去世安立的见解一样不成立。

对于我在未来的情况，有人认为我在未来存在，有人认为不存在，也有人认为二者兼具或二者皆非。为了打破这些邪见，龙猛菩萨在遮破了依靠过去世的四种邪见之后，继续遮破依靠未来世的四种邪见。

人我在未来产生、不产生、二者兼具与二者皆非与依靠过去世的生等四见一样不成立。如果人我在未来世存在，那它与现在的我是一体还是他体？如果人我在未来世不存在，那现在的我便失坏了，这跟顺世外道的观点一样。前面的颂词是在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之间观察，这里则是在现在的我和未来的我之间观察，实际上观察的方式与所得的结论是相同的。

前面是：

过去世有我，是事不可得，

过去世中我，不作今日我。

这里是：

未来世有我，是事不可得，
未来世中我，不作今日我。
若谓我即是，而身有异相。
若当离于身，何处别有我？
离身无有我，是事为已成。
若谓身即我，若都无有我。
但身不为我，身相生灭故。
云何当以受，而作于受者？
若离身有我，是事则不然。
无受而有我，而实不可得。
今我不离受，亦不但是受，
既非无有受，无有亦不定。
未来我不作，是事则不然；
未来世中我，异今亦不然。
若谓有异者，离今应有彼，
与今而共住，今未亡彼生。
如是则断灭，失于业果报，
此作而彼受，有如是等过。
今无而后有，此中亦有过。
我则是作法，其生亦无因。
如未来世中，有生无生见，

若共若不共，是事皆不然。

前面讲过，说过去的我如何只是遮破他体我的存在，并不是要建立无二无别的一体，同样，说未来的我如何也是如此。《释迦牟尼佛广传》中经常有佛陀对众生的授记，但这些授记并不是说未来与现在的补特伽罗是真实的一体，只不过是遮破他体的存在而已。

三、（破依前际而安立之常等四见）分二：一、广破；二、摄义。

一、（广破）分四：一、破常有；二、破无常；三、破二者兼具；四、破二者皆非。

一、（破常有）：

若天即是人，则堕于常边。

天则为无生，常法不生故。

如果天人即是人，就堕入了常边，这样一来，天人也成了无生，因为常法不生的缘故。

本颂开始遮破依靠前际的常等四种见解。对于前际的法，有些人认为是常有的，有些人认为是无常的，也有些人认为是二者兼具或二者皆非的。至于对方是哪一个宗派，很多讲义中都没有明说。

“若天即是人，则堕于常边。”如果今世的天人就是前世的人，那天人与人都成了常有。很多信因果的人都认为，“我”只有一个，只不过它在六道流转中有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已。比如，一个人通过修持善法转生到了天界，以前他是人，今世成了天人，身份虽有变化，但人我是一个。佛经中有许多这样的公案：一个人依靠善法获得天界的果位以后，用天眼观知自己前世是人，是因为遇到了善知识后依靠修持善法才获得了今世天人的果位。修行人也常说：“我在家的时候怎么样，出了家又如何……”他们不加分析地认为原

来的我就是现在的我。虽然和不承认前世后世的顺世外道相比，承认一个常有的人我，在此基础上有善恶因果的观点较为贤善，但这样的执著已经堕入常边。

“天则为无生，常法不生故。”是常有，天人也就成了无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常法就像虚空一样不存在任何变化，那前所未有的新生又如何安立呢？根本不可能安立。凡是生就应该依靠无常的因缘，有了因缘的聚合才可以生，否则就无法生。所以，如果是常法，天人就成了无生。

虽然在名言中可以说“我在家的时候怎么怎么”、“我前世是牦牛”、“我前世是商主”……但这只是未经观察的说法而已，真正观察时，这就有常的过失；是常有，也就不生；是不生，就没有运动和迁变。所以，这种名言中的说法是经不起胜义观察的。

二、（破无常）：

若天异于人，是即为无常。

若天异人者，是则无相续。

如果天人和人是异体，就堕入了无常的边，也无法成立同类的相续。

如果认为，在胜义中天人和人是异体，那就有无常的过失。因为当天人的五蕴生起的时候，人的五蕴一点也不存在了，即现在的天人不是以前的人，二者像疆疆和瓶子一样毫无关系。这样人和天人就无法成立同一个相续，既然没有同类相续，后世就无法感受前世所造的业，且天人就成了新生，是新生则轮回就有开端……所以，前后世他体的观点不合理。进一步来讲，不要说前后世的我，昨天和今天的我也不能说是他体，如果二者是他体，那同样就失毁了前后的同一相续，这样也就失坏了业因果。

中观宗向对方发出上述堕入无常边的太过，但自宗并没有上述的过失。因为空性宗承许，在名言中人通过精进修善转成天人，天人和人的身份虽有不同，但前后世可以是一个假立的相续，这样如幻如化的业果就能合理安立了。

我们也知道中观宗承许世俗谛所摄的一切万法悉皆是缘起生，只要是缘起生的法彼此之间就无法成立一异的关系，没有一异就不会有常断的过咎。

《中论——观我法品》云：

若法从缘生，不即不异因。

是故名实相，不断亦不常。

有人问我，释迦牟尼佛到底回答了外道的十四种问难没有？我说，虽然佛陀没有对外道回答，但在根基成熟的众生面前也还是作了回答：初转法轮时，佛陀对钝根者宣说了一切万法是无常的道理；二转法轮时，佛陀对中根者宣说了万法空性的道理；三转法轮时，佛陀又对利根者宣说了远离思维的常有的大无为法。

空性并不容易理解，不要说外道，就是学佛多年的出家人或居士也不一定知道什么是空性。我担心佛教基础不好的人听《中论》会不会生邪见？因为他们连基本的无常观也不一定懂，更不用说甚深的般若空性法门了。所以，针对他们对空性的问难，用“不授记”（暂时不回答）的方法比较好。

三、（破二者兼具）：

若半天半人，则堕于二边。

常及于无常，是事则不然。

如果一半是天人一半是人，则堕入无常与常二边，但这是不合理的。

对方认为：天人即是人则堕入常边，天人异于人则堕入无常边；而人和天人既不完全是—体、也不完全是异体就不会有任何过失，即天人和人的身体不同，但所谓的“我”却是恒常不变的。

破曰：这不仅不能摆脱上述过失，反而会同时堕入二边。天、人的身体各异的缘故，堕入无常边；所谓的“我”不变缘故，堕入常边。而且，常与无常这两个相违的法怎么能共处呢？是无常则刹那迁灭，绝对无有刹那的安住；是常有则永恒不变，刹那的无常也不容有。比如柱子，要么它是无常，要么它是常有，如果说它一部分常有、一部分无常则显然不合理，不要说学过宗派的人，再愚笨的人也不可能这样承认。所以既是常又是无常不合理，《般若灯论释》亦云：“亦白亦黑者，其义不然。”

四、（破二者皆非）：

若常及无常，是二俱成者。

如是则应成，非常非无常。

如果常和无常二者兼具可以成立，那么既非常也非无常也可以成立。

如果常无常二者兼具可以成立，那么非常非无常也能成立。但前面已经破了二者兼具，所以非常非无常也不成立。就像如果石女的儿子成立，那他的相貌端严或舞姿优美也可以成立，但既然差别的事相石女的儿子本身都不存在，那差别的法相如相貌端严或舞姿优美等也都无法成立。

